

偵察故事

第一集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偵 察 員

耶夫蓋尼·良布契柯夫著

許 重 禾 魯譯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二十年前

被遺忘了的舊筆記，或者由於時間很久而變黃了的照片，都能喚起鮮明而強烈的回憶。不久以前，我翻閱自己的記者檔案，找着了一包二十多年前所記的筆記和照片。在這個包上寫着：

“尼基塔·卡拉楚巴。一九三四——三五年。”

尼基塔·卡拉楚巴？……

在記憶裏又出現了一片寬廣的丘陵的圖景。在二十年前我就是順着這些山丘到國境綫上去的。過去的一切又都像在眼前一樣，我又聽見了高粱葉子沙沙作響和哨所長的沙啞的聲音：

“這就是國境，記者同志，請您看一下罷！”

烏沙諾夫從汽車上下來，有力地用手向着丘陵起伏的地平綫一揮，指着前面一個綠色的兩邊翻着白沫的窄條帶說：

“您看見那條小河了嗎？那就是天然的邊界。在小河的那邊就是外國。現在再看看那個用磚砌的二層小樓——就在河邊上，這就是我們的哨所。順着河和它的支流往左，往右，就是哨所的兩翼。記者同志，請您往河的那岸看……。”

在河的那邊，也是這樣寬廣的原野，只是在南面被一些山丘緊緊地鎖閉住。在山的前面，靠近河邊，聳立着灰褐色的粘土的城牆和古城寨的砲台。在城寨後面的山崗上隱現出一些染成五顏六色的草房。

“這些房子很漂亮，是罷？——烏沙諾夫諷刺地冷笑了一聲，問道。——是啊！……這都是佈景……跟劇院裏的佈景不同的就是從那裏可以射擊：他們把碉堡的混凝土和鋼板用樹叢和房子偽裝起來了。其實，這裏的情況应当向您介紹的就是這些。”

我們又乘車向前駛去。闊葉樹林，山谷和風化了的峭壁不斷地從我們身邊閃過。透過馬達的騷音突然聽到：

“站住！誰？”

戰士們端着步槍站在我們的“卡茲”牌汽車前面。

烏沙諾夫打開了車門。戰士們把槍放下。

“尼基塔·卡拉楚巴在那裏？”哨所長問道。

“在十點三十分，——班長看了一下錶回答說，——他領着狗走過了卡拉楚巴淺灘。”

“什麼叫卡拉楚巴淺灘？”我問烏沙諾夫。

“這是個地名。邊防軍的戰士們經常好根據自己的主張來叫這裏的山谷、叢林，甚至河流。比方說，我們這裏就有庫茲涅佐夫山谷。您問為什麼這樣叫嗎？這件事是這樣……”

青年战士庫茲涅佐夫帶了一條軍犬，一清早在平地上發現了足跡，於是他就開始追蹤。他跟着这个偷越國境的敌人追了一天，一个黄昏，又跑了一夜。天亮的時候在一个很远的死山谷裏終於追上了这个匪徒。這裏是光禿的峭壁、巨岩，在山谷的底部到处都是小碎石，——總而言之，这是一个偏僻而又險峻的地方……。

被边防战士出其不意追上的那个匪徒知道他落網了，可是他並沒胆怯，还能控制住自己。当庫茲涅佐夫勇敢地走近他並坚决命令他把手放到腦袋後面去的時候，这个匪徒順从地服从了，可是他突然从背後拔出一支手槍。他們一齐，面对面開了一槍，兩个人都倒下了。这条狗守着战士的身体一直守了三天三夜。後來边防軍战士們把他找到了。

为了紀念这件事，战士們就把这个谷叫作庫茲涅佐夫谷。所長在結束時說道。

“那麽卡拉楚巴是因为什麼而出名的呢？”

“我想，您最好还是和卡拉楚巴自己談談罢。”他說。

司机嘿嘿地笑起來。

“你笑什麼？”所長嚴厲地說道，“記者同志好好地請求一下卡拉楚巴，卡拉楚巴同志就能把這些事情都講給他。”

準備戰鬥

中午，尼基塔·卡拉楚巴回到哨所來了。在哨所的大門口出現了一个矮小而健壯的骨骼寬大的战士，他的腿稍微有些弯曲，像个騎兵似的。卡拉楚巴身上穿着一件很短的軍大

衣，下襟是用剪刀剪短了的，头上戴着一頂灰呢帽，腰上紮着一條裝得滿滿的帆布子彈帶，在拉得緊緊的小牛皮靴筒上覆滿了一層厚厚的塵土。一條年青而有力的，像狼似的牧羊犬邁着穩重的步伐走在卡拉楚巴的面前。這條長的很勻稱的牧羊犬一看到我這個生人，就哼着鼻子，警覺起來。

“自己人！英古司，”這個邊防戰士拉了一下牽狗的皮帶，“您別怕！”

他朝我這面轉過了被風吹得粗糙了的臉孔，在臉上有著剛能看出的皺紋。他那雙像能穿透什麼似的大眼睛仔細地看了看我，像在揣測着什麼似的。

“走吧！英古司，休息去！”卡拉楚巴摸了一下牧羊犬的毛背就向狗窩走去。

“這個人真能吃苦！……”和我在一起遇著卡拉楚巴的哨所值班員帶著明顯的驕傲的情感說，“大概他今天走了三十多公里。我一看他的靴子就知道了。您不相信罷？他真像個上發條的機械人一樣，總是走。”

我跟著尼基塔·卡拉楚巴走去。他突然轉過身來：

“英古司要休息了，牠不習慣照相。”

“可是我忍耐不住……很想給英古司照張相片……”

卡拉楚巴用大衣把狗蓋了起來，沒讓我照。

相沒照成，於是我就決定馬上開始和他談談。

“今天英古司工作的怎樣？”我問尼基塔·卡拉楚巴。

“正常。”

“今天有些什麼最有趣的事呢？”

“沒有什麼，一切都正常。”

“您走了多少公里？”

“三十。”

“執行任務的時間很長嗎？”

“二十小時。”

在卡拉楚巴的臉上露出一種受折磨的表情。

“請告訴我，——我繼續問。——為什麼大家用您的名字來叫河上的那個淺灘呢？”

“開玩笑唄！”卡拉楚巴將牽狗的皮帶往哨所那面一揮。
“去他們的吧！”嘆了一口氣，好像說：你看，這就算纏上了。

我跟着卡拉楚巴來到哨所長的辦公室。

“先去休息一下，卡拉楚巴同志，”烏沙諾夫對他說，“在夜間一點整到國境綫去。任務是這樣，——烏沙諾夫揭開灰布幔，露出一張國境區域地圖。他在地圖上畫出這次出發的路綫。——我們接到通知，今天夜裏，他們企圖趁着下霧的時候往這面派‘公雞’。根據一切情況判斷，這個‘公雞’是要到我們鄰居那面去的，可是我們也應當做準備。明白嗎？”

所長解釋完了任務之後，微笑了一下說：

“今天你們還有個額外的任務：這位客人和你們一起去。”

尼基塔·卡拉楚巴把我從頭到腳詳細地打量了一番，就到食堂去了。在吃飯的時候他一句話也沒說，吃完飯就走進營房。坐在窗邊的一位彈六絃琴的戰士很恭敬地站起來，“立正”站着，表現出對他的特別尊敬。這個六絃琴手擺了一下手，戰士們都停止了唱歌，從寢室裏出來。尼基塔·卡拉楚巴脫下衣服，用熟練而簡潔的動作，整齊地把褲子和上衣放在方凳上，然後就躺到床上。

“休息！”他命令我說，“一定要休息！”說完話，他立刻就睡着了。

我也鑽到被窩裏，可是却睡不着。在我身邊就躺着這個激動着我的想像的偵察員。我在仔細地端詳着他的剛毅的面孔。他的頭髮是淡褐色的，顎骨粗壯有力，前額寬大。在睡夢中他香甜地吧嚙着嘴，微微地發出鼾聲，很像一個樸素而善良的鄉下小伙子。

營房裏的值班員發覺我沒睡，就過來坐在我的床邊。

“您要給英古司照相嗎？”這個長着黑眉毛的戰士用報紙捲了一個紙筒，他用這個紙筒給卡拉楚巴往下趕纏在他臉上的蒼蠅。“這完全正確。不過您不用指望卡拉楚巴會給您講些什麼東西；頂多他能對您咕嚕一句。大家叫我搞牆報，我就纏住卡拉楚巴不放：‘朋友，你給牆報寫篇稿子吧，介紹介紹你的經驗。’可是他對我說：‘談經驗還太早，到時候再談。’不過一般的講，尼基塔可真是個了不起的小伙子。跟同志們很合羣，很善良，是個好人。至於他不愛說話，那是不應該責備他的：這個小伙子從前的生活很艱難，吃過很多苦。是個孤兒，無依無靠的，後來又當過僱工……”

青蛙為什麼嚶嚶的叫呢？

夜間一點鐘左右，我突然從床上跳起來：我覺得哨所裏發出戰鬥警報。我激動地喘息着，匆忙地提上褲子，把包腳布纏到腳上。

“沉着點！沉着點！”我聽着卡拉楚巴的平靜的聲音。“不

是戰鬥警報，是值班員把我們叫醒了，親愛的同志。現在咱們就出發執行任務去。你把靴子脫下來。咳！……”他嘆息了一聲。“難道能這樣包腳布嗎？你看！”卡拉楚巴把靴子脫下，坐在床邊，很靈敏地轉動着包腳布。他檢查了一下我的靴子之後，把手插到我的皮帶裏試了試，並命令我把皮帶鬆一鬆，然後又檢查了我的背包和我拿槍的方法。

“作戰的成功是從營房裏開始的。”卡拉楚巴突然愛說話了。“靴子穿不好就能把腳磨壞。在我們這裏沒有小事。可能有人認為在出發前吃不東西是件小事，無所謂。可是這件事就能決定你在夜間眼睛好不好使。”

原來，尼基塔·卡拉楚巴如果認為談話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時候，他能談的很明瞭，很簡潔。他說：

“人一吃飽了，血就會從腦子裏流到胃和腸子上，所以眼力就會減弱。既然眼力減弱了，那麼在黑夜裏就看不清楚。我們邊防軍裏有這樣一個規矩：你要想在夜裏看的清楚，在出發前就別吃東西，別想別的事，也別往亮地方看！好啦，現在別說話了！”

卡拉楚巴用手擋着眼睛，遮着汽油燈的燈光，走出了營房。我們和他很快地來到所長辦公室。卡拉楚巴站到戰士們的隊伍中，向烏沙諾夫報告：向國境綫出發準備完畢。

我們從哨所出發，沿着灌木林中剛能看着的小路，順着山谷向着山丘走去。英古司跑在最前面，在他的後面跟着卡拉楚巴，然後是我，在我的後面是戰士們。眼睛逐漸地習慣了黑暗，這時我已能分清灌木林和戰士的身影。

在河那邊的城寨裏一羣狗在悲慘地吠叫着。風把土城牆

後面的厨房及垃圾堆气味吹了過來。

走起來很困難，可是最使人不愉快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行動中，如果樹枝突然嘩啦地响一下，那麼应当負責的就是我，如果石頭被靴子踢跑了，或者石子响，再不就是野草响動，——這一切又都是我的“功勞”。我覺得戰士們不是在走路，而是在無聲地飛，像些影子似的。在每次樹枝、石頭或石子發出响聲之後，卡拉楚巴都要面色陰鬱地停下，仔細地傾聽一陣，而戰士們都沉默着。“真不如罵我一頓……。”我想。

由於自己時常不加小心，我覺得不愉快，很難過。我甚至不敢大聲呼吸，盡量用腳尖走路，可是這也沒有用：不是樹枝掛在靴子上發出响聲就是被驚起的小鳥突然從腳下飛跑；不是乾樹枝把眼睛刺了，就是突然踩到溝裏或者草墩上——我被絆倒了好幾次。

才走了八公里，我就覺得虛弱了。心臟跳的很厲害，腿也站不直了，胃裏發空，兩個太陽穴急劇地跳動着，好像用發响的小銅錘在那敲打着似的。可是卡拉楚巴却在那毫不疲倦地走着，而且走得还很輕快、沉着。“他每天都走路，——我不由地怀着讚揚的心情想道。——他一走就不是五公里、十公里，而是二十、三十，甚至五十公里。”

卡拉楚巴有時停下來，焦急地等我喘息一陣，然後他又往前走去，於是他那健壯、穩重的身影又重新在我前面時隱時現地走動着。

英古司跑在最前面，時常站下，嗅着空氣，傾听着，於是卡拉楚巴也跟着減慢步伐，傾听着。

圍着山谷與山丘轉了一個大圈子，我們在濃霧中走近了

國境綫。河還看不清，但在樹叢的後面剛能聽到河水的潺潺聲。河水發着青光，前面出現一個小木橋。英古司突然站住，向前面凝視着。牠嗅了一下空氣，小聲地叫了一聲。青蛙在遠處唧唧的吵叫着。

卡拉楚巴一邊傾听着，一邊向着被濃霧遮蓋着的那面凝視着。在那面，青蛙的合唱打破了這深夜的寂靜。能看出來，他對這些青蛙的叫聲很關心。他躺在地上，將耳朵貼在石頭上。我跟着他也把耳朵貼在地面，石頭很刺耳，我什麼也沒聽見。

“有人偷越國境！……”卡拉楚巴小聲說道。

“在那兒？”我激動地問。

躺在我附近的戰士將他那滾熱的嘴唇貼到我耳朵上，用大衣蓋住我們的頭，小聲地對我解釋：

“若是有野獸，靠近野獸附近的青蛙都不叫喚。——他小聲地說。——牠們只是在野獸的四周叫。若是有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當人迎面走過來的時候，牠們就不叫了，當人剛一走過去，牠們馬上就會叫起來。牠們就是這樣，總是隨着人後面叫。”



卡拉楚巴與軍犬英古司，
攝於一九三五年。

卡拉楚巴跳起來，向白茫茫的濃霧中跑去。青蛙突然沉默了，現在只能聽見波浪拍打河岸的聲音。一團濃密的，使人窒息的水蒸汽包圍住了边防軍戰士們。英古司很不安。卡拉楚巴貪婪地嗅着空氣，一面走着，一面查看着柳樹叢中潮濕的樹枝，有時彎下腰，在沾滿了露水的青草中尋找着什麼。住了一會兒，組長匆忙地伏在地上，又重新在听着。站起來之後，他注視着狗的眼睛，好像在和牠核計着什麼似的。卡拉楚巴將眉毛皺起，目光顯得嚴厲而冷淡。他在緊張地思考着。在採取了決定之後，卡拉楚巴突然改變了我們原來走的方向。他領着英古司不是一直走，而是順着河岸，兜着弧形的圈子。英古司把耳朵豎起來，急忙地跑着，牠的焦急的樣子表現出十分憂慮和驚慌。牠不時地站住，向濃霧中凝視着。

我們曲曲折折地在潮濕的樹叢中摸索着前進，濕樹枝上的大水珠沾濕了我們的大衣。我們終於走到了河邊。英古司仔細地嗅着河岸上的石頭，並向對面掙扎着。卡拉楚巴沒讓英古司跑到河裏，他把狗抱了起來，放在身上。英古司從主人的懷中跳下來，用力地抖落身上的水珠，嚴肅地扭着卡拉楚巴。從前，我從來沒想過，狗的目光能這樣聰明和富於表情。

薄弱的晨光在煙霧的密幕上染了一層銀白色。我們好像是在雲彩裏一樣。

卡拉楚巴無聲地撥開樹叢，從雲彩裏走出，到一塊草地上。高大的野草不動地挺立着，卡拉楚巴鑽到草叢中，蹲在那裏，緊貼着地面觀察着光綫暗淡的荒草地。在沾滿了露水的草地上有一條與這些露水不一樣的，奇怪的顏色斷續地伸向遠方。

这是足跡！

追 踪

卡拉楚巴在草地上順着这条消失在煙霧中的黑綫跑着。他突然蹲下查看这个足跡，然後惱怒地，愁眉不展地站了起來：这是一些很鮮明的馬蹄印，可是这匹馬不是从國境那边來的，正好相反，而是向國境那面去的。

組長把帽子推到腦後，蹲下了。在他的臉上現出了憂慮和不安。从那裏來的馬呢？卡拉楚巴習慣地从口袋裏掏出捲尺，灵巧地量着蹄印。对，这是馬蹄印。勿論是蹄印的深度，勿論是形狀或者是蹄釘的印都說明了大約在一小時以前在草地上走过了一匹馬。英古司的鼻子不安地打着响，想要掙脫牽繩。卡拉楚巴撫摸着英古司，親切地对牠耳語着什麼，命令牠往前走。我想，我們將要順着这些鮮明的蹄印向國境綫走，因为这些蹄印好像是往那面去的。可是卡拉楚巴却往相反的方向跑去。



跑了幾步之後，他又伏在另一個蹄印上查看着。

“這匹馬真奇怪……”

卡拉楚巴猛然挺直了身子。在他那乾燥的嘴唇上出現了一個狡猾的微笑。

“這些狡猾鬼！”他小聲地咕嚕了一句就往一片幼小的闊葉樹林跑去。

不一會兒，他又在仔細地查看着一個普通的覆滿了青苔的死樹根，那匹馬的大蹄子正好在這個樹根上掛了一下。

“他這裏釘過馬掌。這很好。”在走近這棵小柞樹的時候，卡拉楚巴耳語着對我說。

他仔細地查看着被踩倒了的草，突然發現草被踩得很奇怪：馬的兩個後蹄子根本沒有動，只是前蹄子曾不安地在這裏踏踩过。卡拉楚巴將視線由草和樹根上轉向柞樹幹。在樹皮上有一些剛能看出來的擦傷。這也許是馬在樹幹上磨擦過？卡拉楚巴把低下的樹枝往下拉了一下，摘下一個樹葉，看看那匹飢餓的馬是否用嘴含過它？可是為什麼這匹馬要去動柞樹葉子呢？而且還是棵老樹，為什麼牠不去動草呢？

卡拉楚巴觀察着樹葉。樹葉是乾的，沒有馬的唾沫痕跡。樹幹上現有污跡。組長從口袋裏取出一個放大鏡：這些污跡變成了手指的痕跡。

卡拉楚巴立刻消失到霧裏。他抱起了英古司，從足跡消失在水中的地方，跳到小河裏去了。

“什麼原因使馬又重新渡過河了呢？”我在想着。“這裏的草足夠用，水就在附近。”

在对岸卡拉楚巴將英古司從手中放下，與牠一起順着河

岸走着。這匹神秘的馬沿着河床走着，將足跡隱匿在水中。馬在這塊圓石附近滑了一下。卡拉楚巴很快地跳入水中，舉起一塊石頭並注意地觀察着，石頭上的痕跡使卡拉楚巴很感興趣。他捲起了袖子，開始用手在冷水中摸索，不一會兒就拿出了一個嶄新的馬掌，馬掌上的釘是平滑的，似乎馬掌從未離開過馬蹄。

“奇怪！……”卡拉楚巴沉思着。

他捻了一下灰褐色的眉毛。把馬掌藏在口袋裏，又與英古司順着河岸跑去。

不過河水能將足跡沖洗掉，因此在河中最容易丟失匪徒的綫索。但是馬一定應該在什麼地方上岸！牠想到什麼地方去吃草呢？

卡拉楚巴命令戰士們沿河兩岸搜索前進，而他自己則時常從河這岸蹚到那岸。他是在尋找足跡，可是足跡已不見了。卡拉楚巴的軍大衣早已濕透，水從他的大衣上像小河似的往下流着，靴子沉重起來了，但是他沒有時間換靴子：因為他急於找踪跡。軍犬在水中是無力找到什麼東西的，卡拉楚巴必須自己來尋找綫索。突然間在岸上一塊灰色的圓石上，他看到一個顯明的痕跡——這裏有人坐過，在大粒的河沙中仍保留着靴子的印跡。剛才是一匹馬，可是突然消失了！又出現一個人，他是在石頭上休息了一會兒，又下到水裏去了。

卡拉楚巴命令一個戰士躺下埋伏在這裏，他和另一個戰士蹚到河的对岸。但是那裏沒有足跡。

在卡拉楚巴的額上由於過度緊張而脹起了青筋。他的眼睛縮成一條縫，從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不安的心情。“我是否錯